

朔州志卷之八

藝文志

藝文有志昉於班史自後省志及府州縣志多因之
惟宋范石湖吳郡志明康對山武功志詩文俱附於
各條下體雖高簡義終闕如澶淵爲河北要區漢唐
而下代有名臣乃舊志所載藝文率多荒畧茲將其
詩文之不雅馴者汰而去之復悉心搜輯凡言關故
實語涉風謠者增入若干篇非敢云備也固陋之譏
或庶幾免焉爾志藝文

制

唐

授吳湊左金吾將軍制

常 袞

勅將我南軍秩高中尉以禁戎之重任委舅氏之用心具官吳湊塗山介祉章武雅才言而有宗儉而能廣達禮樂政刑之要存忠信孝友之誠報虞歷年府寺失職素以賢戚之望職司太子之家清心奉公庶務悉理擅美春儲之案流芳秋實之詠固可以首當褒進大勸官曹俾執金吾用彰貴任可左金吾將軍餘如故

授杜鴻漸崔倚中書舍人制

賈 至

勅知中書舍人鴻漸等忠肅恭懿美秀而才蘊清通之理義兼貞固之幹能用制軍誥允屬夏卿持衡審

官時惟小宰璜擇多士僉曰爾諧宜當銓綜之劇仍
掌絲綸之任鴻漸可守中書舍人判武部倚守中書
舍人判文部侍郎

授杜暹等侍御史制

韓休

勅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杜暹禮樂之器直方効節
通直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馮宗文儒之業堅正在
心咸以清公副茲望實風霜旣肅臺閣推美持我邦
憲載穆時談俾遷周史之能更奉楚冠之任並可侍
御史

疏

明

請誅逆瑾疏

王崇慶

臣惟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如人之一身必血脉流通而後百病不作言路者人主之脉也天下所係以爲安危者也自劉瑾專政以來中外臣民劫於積威垂首喪氣莫不以言爲諱臣所以懇懇乎惟望陛下以開言路爲急也今天下之言路塞已久矣四方雖有奏疏之陳祇皆摭拾浮詞無裨實政若關乎利害之重者誰肯爲陛下言之隱乎幾微之細者誰肯爲陛下言之涉國家之要務通權勢之可畏辨興廢存亡之大計者又誰肯爲陛下言之縱有一二欲爲陛下言者彼劉瑾固已壅蔽之矣豈徒壅蔽之尋又以竒

禍中傷之忠臣義士誰不寒心而又何敢言哉夫天下之事亦多矣人不爲陛下言則陛下孤立於上臣所以中夜撫枕而太息也陛下自遣張永西平寧夏首拿劉瑾降爲奉御歷數其罪布告中外聞者莫不歡欣鼓舞以爲自今眠者始帖席食者始下咽死者始安於地下矣凡劉瑾之黨羽鷹犬一時驚潰奔散束手請罪殆惶汗無地乃知天地祖宗所以陰啟陛下維新之治者非偶然也彼劉瑾者包藏禍心窺伺神器方將肆不軌於一朝而鬼禍已奪其魄陛下已知其惡矣若之何而不重治極法以雪蒼生之憤乎陛下萬一釋此不治則天地祖宗謂陛下爲何如

先帝在天之靈謂陛下爲何如天下萬世公論謂陛下爲何如臣雖愚昧固知其斷不可也今四方水旱之相仍盜賊之橫逆不知凡幾民之憔悴於橫征暴斂死於非法之下者不知凡幾縉紳士大夫元老大臣斥譴罷去鞭笞唾罵者不知凡幾祖宗之紀綱法度漫無持守隨意紛更者又不知凡幾今年曰遼東清理屯田明年曰寧夏清理屯田而卒以激不測之變今日曰某官爲某事例該充軍而爲民明日曰某官爲某事例該罰俸而調衛而實以逞一己之威逃軍逃匠之不舉則害並及乎兩鄰起復養病之違限則輒以令其罷職京師之店房連雲相望而貧民之

居址不恤也法司之議罪不原情理而咸以己意爲重輕也擅陛下之威福以恣其私窮鄉遠邑孤兒寡婦之哭傾家蕩產在在有之傷天地自然之和喪四海樂生之氣莫此爲甚其間玩鈍無恥之徒且公行賄賂以求進用以求免禍而自以爲得計者又未易勝數三四年來名器之濫已極而士風漸以成俗恬不知怪皆劉瑾一人專政之爲之也今天下軍民皆欲食劉瑾之肉飲劉瑾之血臣愚以爲卽民心可以占天意伏望陛下念列聖基業之重思先帝顧命之言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怒速將劉瑾正名定罪加以典刑至其盛甲若干弓弩若干龍袞若干牙牌若干

干仍究所以造此何意所以治此何人然後從而並治其罪則雖粉身碎骨可也以此而謝祖宗以此而謝先帝以此而謝天下曰朕誅劉瑾與天下共誅之也薄海內外孰不頌陛下之聖明也哉至太監張永平定叛亂安靜爲國則宜昭示褒賞以勸有功蓋人君所恃以治天下者賞與罰而已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此皐陶之所以佐舜而享安民之化也臣責非言路出位妄言之罪固知不免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大恢堯舜之度以納小臣一得之愚口與老成大臣老成近侍問民疾苦圖惟化理凡劉瑾罷去諫官老臣一一取回復職

死者量加旌褒以慰忠魂於地下凡各處鎮守太監
有害及民者取回別用凡京城衛士妄言禍福者一
一懲治逐去以正人心凡先前緝事旗校以嚇取人
財物者一一查出問罪以戒生事凡災傷去處量加
免征夏秋稅糧以蘇數年疲憊之民凡各邊軍士務
擇良將統御有功者勿奪使之得以伸有罪者勿免
使之因以勵仍將劉瑾私財量加給賞以固邊疆之
氣凡奔競無藉以財進用者照名罷黜以示名器之
清至中外利之當興未興害之可革未革者悉照祖
宗舊制許諸人直言無隱言有可采卽行之言無可
采亦置之則朝廷有受言之地而人心無壅蔽之虞

如此則天下回心而向道世道一變賢姦分明宗廟社稷之福萬世無疆之休宜無大於此者惟陛下留意臣不勝至願

救宿進疏

王崇慶

臣聞自古帝王未嘗不以言而興也故堯舜有進言之旌三王設敢諫之鼓漢文除誹謗之木天下至今稱道不衰凡以樂聞直諫而已仰惟我朝祖宗開國之初首以言路爲急凡軍民利病例許諸人直言無隱列聖繼述世守勿替近惟陛下削平叛亂以安宗藩誅鋤權奸以消禍變每事務從寬大以振復雅俗凡一切政令不便軍民者悉詔查革改正以維新治

化皇店之禁見者快心歲賦之蠲問者揮淚自京師而四方莫不歡聲雷動焚香祝天以爲陛下聰明英斷一旦納諫如流如此一旦疏通壅蔽如此若有天地神明默啟之者因相與拭目以望太平也乃近者刑部主事宿進不知忌諱冒瀆宸聰誠爲有罪但據職分雖不免出位而原其本心實不過於愛君夫其心愛君則其情可矜矣其情可矜則其狂可恕矣陛下乃令錦衣杖於朝削其官令其爲民京師內外聞之莫不震恐且繼之歎息蓋皆不意陛下蒞政清明之初又有如此之舉臣謂去一宿進雖未足以傷陛下之明然以人心叅之頗爲美政之累諫臣杜口古

今大患也自劉瑾蔽主專政阻塞言路四
時端人正士斥逐鞭扑者殆盡天下翕然喪氣無不
以言爲諱今劉瑾已誅而其事猶有存者臣竊痛之
況今天下多事盜賊蜂起兼之頻年水旱災異屢作
財賦竭於東南兵力疲於西北流移之民死於溝壑
道路者在在皆是此誠危迫之秋也而人心猶思太
平言官不避禍難蓋感陛下近日之政漸將復累朝
之舊亦以追念先帝之深仁厚澤而不忍忘也伏望
陛下明開日月永鑒壅蔽之源量普乾元曲示生成
之造俯察臣愚一得之見以安天下久叛之心仍復
宿進職官將臣放歸田里以贖宿進之罪使天下聞

化皇店之禁見者快心歲賦之蠲聞者揮淚自京師而四方莫不歡聲雷動焚香祝天以爲陛下聰明英斷一旦納諫如流如此一旦疏通壅蔽如此若有天地神明默啟之者因相與拭目以望太平也乃近者刑部主事宿進不知忌諱冒瀆宸聰誠爲有罪但據職分雖不免出位而原其本心實不過於愛君夫其心愛君則其情可矜矣其情可矜則其狂可恕矣陛下乃令錦衣杖於朝削其官令其爲民京師內外聞之莫不震恐且繼之歎息蓋皆不意陛下蒞政清明之初又有如此之舉臣謂去一宿進雖未足以傷陛下之明然以人心叅之頗爲美政之累諫臣杜口古

聲逮此變除未蒙抽擢臣頃居鎮守琮已列賓僚謀之既臧剛亦不吐願稽中選榮借外藩伏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判官

段環

石件官言思無邪學就有道屢爲從事常佐正人加以富有文辭精於草隸儻而且檢通亦不流臣所部稍遠京都每繁章奏敢茲上請乞以自隨伏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掌書記

裴蘧

右件官魯國名儒邕鄉右族松寒更翠馬老不迷臣昔忝鑿門辟爲記室屬辭而宿構無異論兵而故校

多歸委以前籌見其餘地伏以前任大理評事已三十三個月比於流輩已是滯淹伏請特授憲官充臣觀察支使

夏侯曠

右件官藏器於身爲仁由已齊莊難犯勁挺不搖臣任切循良務繁稽勾思留仙尉以重賓階伏請依資改授一官充臣節度巡官以前件狀如前臣四朝受任三鎮叨榮慕碣石之築宮廣延儒雅效西河之擁篲樂得賢才韓琮等並無所因依不由請託久諳才地堪列幕庭伏希殊私盡允誠請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代濮陽公王茂元涇原謝冬衣狀

李商隱

右某月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及太將兼諸鎮
防秋兵馬等前件勅書手詔並冬衣者臣並已準詔
旨宣示給散訖恩極解衣榮加降璽戴山未重負日
非暄臣謬領藩垣適當戎狄唯憑廟算麤振軍威絕
漠獵迴幸無警急高峰火過但報平安直以地勢多
陰川形稍背三伏常聞於屏筵九秋尋訝於垂繒代
馬斃嘶隴山無葉燕鴻未過涇水先冰是以每降王
臣仍迂御筆緘封垂露寵錫禦冬非玉女裁成卽仙
人織出徒驚在笥莫匪因針始顧孱微深懼不勝冠
帶旋蒙被服便如能執干戈遍逮軍前慙沾麾下蓬

喜氣而陳根復秀動歡聲而蟄戶潛開華楚成行
婁塞路其山南宣歙三道大將等雖久居炎燠不
嚴凝亦旣更衣皆忘易地賈餘勇而例思盡敵感鴻
私而咸願殺身各限征行不獲陳謝臣與大將等無
任瞻天戀闕感恩屏營之至

代濮陽公王茂元謝罰俸狀

李商隱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奉恩旨以臣不先覺察妖賊實
蘭進興等宜罰兩月俸料者伏以霧市微妖潢池小
寇有乖先覺上瀆宸聰昔漢以捕盜不嚴猶加黜削
晉以發姦無狀亦峻科條豈若皇帝陛下恩極好生
德惟宥過與其漏網止以罰金臣與寮屬等無任載